军史发现

金城战役中的志愿军炮兵

■张德勤

记史

1953年7月13日晚，夜幕下的金城以南敌军阵地，浓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来临。21时整，志愿军千门大炮瞬间齐鸣，炮弹铺天盖地砸向敌军阵地，隆隆炮声拉开了金城战役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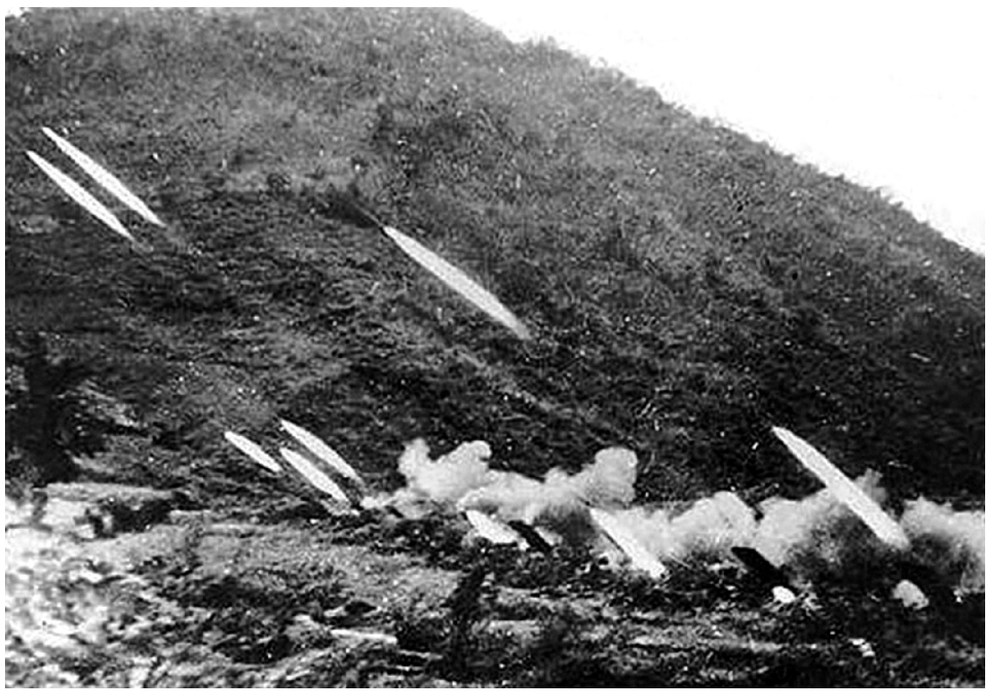
金城战役的发起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经过5次大规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和图们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自此，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在中朝两军的猛烈打击下，美军伤亡惨重。美军对战略方针进行调整，放弃原来企图占领全朝鲜的意图，愿意沿“三八线”一带进行停战谈判。1951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在朝鲜实行边打边谈的方针，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同时也确定了在兵力使用上，采取“轮番与换班相结合”的方针。7月10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同“联合国军”代表团在开城举行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从此，朝鲜战争开始了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交织进行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1953年6月中旬，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已全部达成协议。在即将签字之时，南朝鲜李承晚集团铤而走险，于6月17日深夜起，在南朝鲜的4个战俘营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了2.7万名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并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强编到南朝鲜军队中去。紧接着，李承晚又发出反对签订停战协定的叫嚣，声言停战协定一旦签订，“要把我的军队从联合国管辖下撤出来”“继续打下去”“打到鸭绿江”等，以达到破坏战俘遣返协议的实施和停战实现的目标。

6月19日，毛泽东电示谈判代表团：“美军总部明知故犯地纵容李承晚破坏战俘协议，引起全世界严重注意和纷纷责难。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鉴于这种形势，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的压力，使类似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20日，朝中方面谈判代表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名义致函“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要求立即全部追回被李承晚强迫扣留的战俘。当日22时，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给毛泽东发了电报，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需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毛泽东第二天复电同意彭德怀的建议，提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据此，志愿军决定发起金城战役。

根据毛泽东和志愿军首长指示，志愿军第20兵团于6月22日召开作战会议，确定战役部署，决定以北汉江西岸地区为重点，继续给伪8师残部及伪6师、3师、首都师主力以歼灭性打击。



金城战役中，志愿军火箭炮部队在猛烈射击。 作者提供

志愿军炮兵云集金城

金城以南地区，西起金化，东至北汉江，横宽25公里。敌人战线的突出部，是以轿岩山为主的山地，山高坡陡，易守难攻。金城西部地形开阔，有金城川、南大川等河流，横贯于敌我阵地之间，金城西南敌我双方阵地相距近千米，不易接敌。金城正南方向的梨船洞高地是突出部的核心，其东侧是北汉江，水流湍急。

担任金城以南地区防御任务的是南朝鲜军首都师和第6、第8、第3师，伪步兵第11师作为预备队在华川以东地区集结，均为其精锐部队。

从敌我双方炮兵兵器对比看，第20兵团和第24军建制内有各种火炮将近400门，南朝鲜守军有各种火炮660多门，我军在火炮数量上仍然处于劣势。第20兵团参谋长萧文玖向兵团司令员杨勇汇报后，杨司令员沉思片刻说：“进行这样一场大的战役，400门火炮怎么能行？至少还需向志愿军司令部再申请400门才行。这次战役打好了，就可能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仗。多调用一些炮兵，让我们强大的炮兵为板门店谈判献上一份厚礼！”报告很快得到彭德怀的批准，志愿军司令部又给第20兵团配属了榴弹炮兵5个团又7个营、火箭炮兵2个团又1个营、高射炮兵3个团。这样，加强与建制火炮共计1104门，形成了我火炮数量对敌1.7:1，兵力对比3:1，在兵力、火力上我军都占有绝对优势，具备了组织更大规模反击作战的有利条件。此外，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又给第20兵团补充了7000吨炮弹，共计70余万发。至此，志愿军在入朝作战以来，首次在火炮数量、炮火密度上超过敌军。

志愿军投入此次战役的是第20兵团和第9兵团第24军共6个军24万人。炮兵部队为了打好这一仗，战前进行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工作，具体部署：西集团第68军加强3个炮兵团另4个营又11个连，其中，山炮以上的火炮170门，加上军、师原建制火炮共354门；中央集团第67军加强火炮118门，加上军、师原建制火炮共317门；东集团第60军加强火炮90门，加上军、师原建制火炮共210门；右翼第9兵团第24军加强火炮135门，加上部队原有的火炮，共223门。

为在战役中充分发挥炮兵的作用，第20兵团召开了由各军、师指挥员和军炮兵主任参加的会议，统一作战思想，确定作战计划及各种情况下的处置方案，明确了坦克射击的战术与技术、火箭炮白天使用、高射炮掩护方式与火力使用、弹药使用规定等问题，组织了游动炮射击、步兵与炮兵的协同训练。

战争之神显神威

7月13日21时整，第20兵团3个突击集团和第9兵团第24军在我军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在东起北汉江西至阳地村25公里的正面同时发起总攻。炮弹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军阵地猛烈轰击。各作战集团组成的各级炮兵群，在同一时间，按各自的计划以急袭射击进行炮火准备，持续时间最短7分钟，最长28分钟。

西集团第68军的炮火准备，在主要突破地段每公顷落弹440发；直射火炮与迫击炮对敌人工事和碉堡进行破坏射击，破坏效果达到30%；迫击炮为步兵开辟了宽20米、纵深100米的通路，从而保障第68军各师最先突破敌人防御前沿，并攻占了422.1高地。中央集团第67军第199师方向，进行了炮火急射，破坏效果10%-15%。东集团第60军方向，进行了20分钟炮火准备，3次急袭射击后步兵发起进攻。右翼第24军对炮兵运用比较灵活，炮火准备充分，结合试射进行了不规则的破坏射击，共破坏地堡132个，交通沟27米，占敌工事的30%左右。在突破中的炮火准备，破坏敌军工事达30%-40%。

特别是火箭炮兵团的几次齐射，像刮起暴风似的，顷刻间，南朝鲜守军的阵地便笼罩在浓烟火海中。经7至28分钟的火力急袭，我军将1900余吨炮弹倾泻到敌军阵地上，敌人防御阵地的工事被毁伤达20%，前沿障碍物被毁达70%-80%，平均每公顷落弹最多达440发，最少也达181发，使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遭到毁灭性打击。

14日拂晓后，炮兵部队转入冲击支援、纵深战斗和巩固阵地阶段，各作战集团采用集中射击、拦阻射击等灵活的方法，取得了预期效果。我军向前推进了9.5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

敌军为夺回失去的大块土地，进行了凶猛的反冲击。志愿军炮兵为了保障步兵巩固阵地，对反冲击之敌和敌炮兵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打击。我军旋即冒着大雨展开猛烈的追击战，逃敌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

金城战役历时15天，志愿军第20兵团及第9兵团第24军突破南朝鲜军4个师防守的正面宽达25公里的坚固阵地，向南扩展阵地160多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地区战线，重创南朝鲜军4个师，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金城战役有力惩罚了李承晚集团，迫使美方不得不作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20日，谈判再次复会，美方代表团对朝中方面提出的问题全部做出答复和保证，谈判双方最后校订了军事分界线。27日10时，交战双方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至此，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也是决定抗美援朝战争是打还是停的关键一仗，炮兵在这次战役中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给板门店谈判献上了一份大礼。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对金城战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同月20日，毛泽东欣然为炮兵部队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

长征 第5003期

战友记忆中的杨根思

■章立品

史料撷珍

“在革命战士面前，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三个不相信”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杨根思提出来的，他也用行动一次次兑现了“三个不相信”。

笔者入伍就在杨根思生前所在的红军团，并曾在“杨根思连”代职。1976年，杨根思生前所在的红军团筹建团史馆，团里派人采访了27位当时健在的杨根思的领导和战友，留下了大量宝贵的采访记录。这份200多页、近7万字的采访记录，反映了杨根思的成长和战斗经历，生动诠释了“三个不相信”的精神底蕴和赓续传承。

“我的一切都是党的，我把生命也交给党了”

杨根思1922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1944年2月从家乡参军，来到新四军第1师第1旅第1团1营3连。和杨根思一起参军的同班战友陈富文回忆：“那时杨根思有一种单纯的报仇思想，他家里受到地主剥削，家人也被逼死了。排长孙福生曾对杨根思说，‘不要只看到个人的仇，要看到阶级的仇；不要只看到你们那小庄子，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在组织的教育下，杨根思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他所在的3排9班班长吴春林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杨根思对敌人更加仇恨，逐步明确了参加革命不仅是为个人报仇，更是要为天下穷人谋解放。”

1945年11月，杨根思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富文记得，杨根思曾在党小组会上表示：“我的一切都是党的，我把生命也交给党了。”淮海战役起和杨根思同一个营的连指导员林坚说，“杨根思革命自觉性较高，打起仗来有使不完的力量。”在杨根思28岁人生的最后一个月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他最坚定的决心、最执着的目标。他曾要求“党委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3连”。

入朝后的所见所闻更激发了杨根思的对敌仇恨和战斗意志。此时，已调离3连的陈富文在朝鲜战场和杨根思相遇。杨根思指着村庄废墟和满地尸体对陈富文说：“你看，敌人把这里弄成这个样子，让他们打到中国不得了！我要把他们统统干掉！”

“我动作没有人家做得好，应该早点起来练”

1945年2月，苏北兴化沙沟，杨根思首次参战就用长矛刺倒敌人，缴获一支枪，受到连队表扬。此后他次次参战次次建功，两次被团表彰为“战斗模范”，获旅“爆破大王”称号，被评为“军一级战斗英雄”，还先后被华东野战军授予“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1950年8月，杨根思出席华东军区英模大会。9月，他又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这些功绩和荣耀的背后，凝结着杨根思勤学苦练、摔打磨砺的心血和汗水。吴春林对此记忆犹新：“练兵时，司号员要比我们提前1小时起来练号，杨根思经常一听到号声就偷偷摸摸爬起来。他常说，‘我动作没有人家做得好，应该早点起来练’。”

为了掌握更多的战斗本领，杨根思努力学习钻研新技术。部队选派人员学习爆破，杨根思多次找连长要求参加。比杨根思早一年入伍的老乡郭福林回忆：“杨根思认为要学会爆破，不会爆破就不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他常常找替代物当碉堡，带一个组练习进攻、爆破，连里常表扬他。”陈富文回忆：“杨根思简直入了迷，晚上做梦也是爆破，我与他铺靠铺，晚上都把我吵醒了。”边练边战，杨根思的爆破技术逐渐提升，还有不少创新。曾和杨根思一起在纵队教导团受训的徐文彬在采访中对杨根思的爆破技术大加赞扬，“他对捆炸药的方法，送炸药的姿势和位置都有研究，大家都拜他为师。”

“有我杨根思在，阵地就在”

勇敢、顽强、不怕死，是被采访者对杨根思的共同记忆。林坚评价杨根思：“他打仗勇敢，不是一般的勇敢，而是很勇敢。”

常说泰安战斗中杨根思“18颗手榴弹显神威”，但参加此战的被采访者说那仅指他穿的特制马甲衣的装弹数。陈富文对当时情景记忆犹新，“攻打西关制高点天主教堂已是下午，我们9班准备突击，特制了可装18颗手榴弹的马甲衣。轻重机枪把敌人侧翼火力压下去，我们小组冲过开阔地。到达屋檐下时，我们与敌人互掷手榴弹，杨根思脸上全是血。我把他的两只眼睛都包起来。可他叫起来‘你不能把我的眼睛全包起来’。他在纱布上抠了一个洞，露出一只眼睛，继续参加战斗。这次战斗，杨根思打了50多颗手榴弹。”

1950年11月，杨根思入朝参战。在第二次战役中，杨根思带领3排扼守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时任1营营长的王贯一回忆：“敌人的轰炸机、战斗机交叉袭击，我带2连上山增援。我叫通信员对杨根思说‘营长上来了’，以增强他的信心。杨根思回复了两句话——一是坚决完成任务，二是要支援手榴弹。到10点时，山上只有重机枪排长、通信员和杨根思3人。机关枪弹药打完了，脚架也打坏了。杨根思命令重机枪排长撤下去。敌人又上来了，他命令通信员撤回给我带话，‘有我杨根思在，阵地就在’。但是通信员腿断了，没有爬到营指挥所，只爬到重机枪排长身边，向他转告后就牺牲了。重机枪排长亲眼看到杨根思抱起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向敌群。爆炸声惊天动地，杨根思壮烈牺牲。这一炸，敌人再也不敢冲上来了。”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关心爱护战士”

杨根思参军后，最先感受到的是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杨根思曾说，“我从小处处被人瞧不起，没想到部队这样温暖，我亲身体会到了毛主席领导的部队的温暖。”对杨根思的每一点进步，领导和战友都及时给予肯定。

吴春林回忆：“在一次总结会上，连指导员在队前表扬了杨根思，说这个新兵肯吃苦，练刺杀、投弹很用功。晚上开班务会，杨根思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有人表扬我’。”部队温暖了杨根思，杨根思很快融入这个集体，懂得了温暖别人。吴春林回忆：“在行军途中，杨根思经常替人扛枪或背包。到了目的地，他还帮大家烧洗脚水。”陈富文回忆：“在班里，杨根思常替战友挑脚泡。有的战士行军后不想吃饭，杨根思就主动端饭给他吃。”

杨根思当干部后，在艰苦卓绝中身体力行地团结官兵共同战斗。王贯一回忆，“入朝以后，部队在辑安轻装前进，每个战士背12天的粮食，一天一斤半，子弹带全，手榴弹6颗。当时气温零下30多摄氏度，大家的棉衣很薄，也没有棉鞋棉帽。杨根思在行军中总是帮大家扛机枪，特别是凌晨大家最疲倦的时候，他越是背得多。”郭福林回忆：“宿营时，杨根思只睡两三个小时，一个排一个排地查看，防止战士冻伤。他和通信员甚至把被子撕掉替战士包脚。”杨根思曾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关心爱护战士。”

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面对气焰嚣张的强大敌人，杨根思提出“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三个不相信”既彰显了我军官兵的血性底色，蕴含着人民军队不可战胜的基因密码，也催生出诸多沙场奇迹，谱写了无数英雄篇章。

“塔山英雄团”战旗——

六天六夜 浴血荣光

■肖曲林 曾志翔

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说起塔山，许多人以为是一座山。其实，它是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一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这里地势平坦，海拔最高也不过几十米。然而，72年前，一场残酷的阵地防御战就在这块无险可守的土地上进行。

1948年秋天，辽沈战役拉开序幕。东北野战军在留下部分兵力围困长春后，主力迅速南下，兵锋直指锦州。为解锦州之围，蒋介石迅速调拨精锐部队，以11个正规师组成“东进兵团”，从锦西、葫芦岛方向增援锦州，并辅之以强大的海、空军力量助战。

此时此刻，国共双方的目光都紧盯着塔山这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庄。塔山是国民党“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的唯一交通要道。在东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中，塔山是必须死守的阻援阵地。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在第11纵队和独立第4、第6师的密切配合下布防塔山。其中，第4纵队第12师第34团（第75集团军某旅前身）扼守塔山堡等主要阵地。

当第34团星夜兼程赶到塔山后，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塔山没有塔，更没有山，连修筑工事的石料、木料也非常缺乏。尽管困难重重，但第34团官兵没有丝毫畏惧。

10月10日凌晨，国民党“东进兵团”对塔山发起猛烈进攻，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炮火几乎摧毁了东北野战军所有工事。在火力掩护下，国民党军如凶猛的浪潮涌向塔山。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第34团官兵在团长焦玉山的指挥下，击溃敌一次次冲锋。

见攻势不利，国民党军集中重炮和海军舰炮对着塔山密集轰击，还调来空军飞机疯狂投弹，塔山顿时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

战斗到白热化阶段，第34团政委江民风带着预备队往阵地上冲；副团长江雪山带头冲出战壕和敌人拼起了刺刀；1连连长刘景山耳朵被炸聋后，仍带人追击到敌阵地前沿，身体被子弹打得满是窟窿……无论战斗多么惨烈，第34团官兵始终像钉子一样死死钉在阵地上。

12日，火力凶猛的国民党军突然偃旗息鼓，没了动静。面对沉寂的战场，第4纵队官兵心急如焚。这天夜里，第34团侦察7班战士潜入敌后，斗智斗勇，活捉了敌军一个副团长，弄清了敌情。原来国民党军重新部署进攻计划，打算将独立第95师投入战场。我军连夜调整防御部署，瞬时化被动为主动。

13日拂晓，独立第95师在炮火掩护下向塔山主要阵地发起冲击。

面对几天来最凶猛的进攻，第34团官兵愈战愈勇，子弹打光用刺刀，刺刀捅弯用枪托，枪托打烂用石头，石头砸完用牙咬。敌军战至伤亡过半，也没能突破塔山半步。

15日傍晚，“锦州解放”的消息传来，塔山阻击战宣告胜利。战斗结束后，第34团仅从火线上撤下来21人。凭借“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第34团被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授予“塔山英雄团”光荣称号。

如今，“塔山英雄团”的接力棒交到了第75集团军某旅官兵手中。在英雄战旗的激励下，该旅官兵出色完成国际比武、跨区演习、沙场阅兵、抢险救援等多样化军事任务。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05分 印完4时25分